



國憲家猷卷之十一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憲典十一

帝王世紀云黃帝次妃女節生少昊則少昊乃黃帝子也是傳位與子自黃帝始而非起於夏禹家語五帝德及書序注顓帝紀并通曆皆云顓帝為昌意子則亦黃帝孫也是少昊傳子於姪史記家語皆云帝嚳祖元囂父蟜極又高辛紀書序注與帝王世紀載嚳為黃帝曾孫則顓

項傳位與從姪大戴禮并史記云帝嚳下妃生
摯則高辛又傳位於子高辛次妃慶都生堯則
摯又傳位與弟史記并舜典疏以舜爲昔
代孫則堯傳位於五世姪孫前漢律曆志韋顯
帝五世生鯀則舜傳位於六世祖之從兄弟如
是則五帝亦可謂之家天下今遡五帝之上而
觀之禮記注云女媧承伏羲而淮南子覽冥訓
注古天子姓風則亦伏羲之子孫也禮記國語
皆云炎帝少典之子而家語與史記云黃帝有

熊國君少典之裔子國語又云黃帝炎帝之弟
則二君同是少典之子以此而觀家天下之制
其來遠矣或曰夏之十七君皆姓姁商之三十
君皆姓子周之三十七君皆姓姬非如五帝之
異姓曰不然五帝之時世變不同人各自爲一
姓故黃帝姓公孫而少昊黃帝子也改姓之顓
帝亦黃帝孫也乃姓姬堯寄於伊長孺家行母
所居故姓伊耆舜生姚墟故姓姚稷契與堯同
父兄弟也而稷姓姬以簡狄吞玄鳥卵而生故

國定家傳 卷一
姓子若以異姓而論謂黃帝與少昊非父子而堯與稷契非同父之兄弟可乎或曰家以傳子今五帝獨黃帝高辛傳位於子少昊顓帝與姪而擊則與弟蓋已非傳子矣堯傳之曾孫而舜又傳之同六世祖之從兄弟服紀尤爲差遠曰不然長子考監明既以罪死而放齊國嘗薦次子朱啓明矣堯未嘗不欲傳之子奈何朱之不肖不足以嗣位堯則擇同宗之姪孫而授之舜亦不敢遽然以爲君而猶避朱於南河舜

亦未嘗不欲傳之子奈何商均之不肖不能以繼緒舜則擇同宗之從兄弟而傳之禹亦不敢冒然以爲君猶避商均於陽城堯舜豈以異族而授之天下哉且如商之外丙傳弟仲壬仲壬傳姪太甲小甲傳弟雍已祖辛傳弟沃甲沃甲傳姪祖丁祖丁傳堂弟南庚南庚傳堂弟陽甲祖庚傳弟祖甲廩辛傳弟庚丁而周懿王傳弟孝王康王傳弟定王則商周亦有傳弟姪者其後如漢惠傳弟文帝昭帝傳姪孫宣帝成帝傳

國朝文資四十六階第一階特進光祿大夫
也
姪哀帝哀帝傳從弟平帝東海殤帝傳堂兄安
帝若冲帝傳質帝則同高祖之從兄弟質帝傳
桓帝則又同五世祖之從姪比之舜禹蓋無異
也且以祭法觀之周則祖文而宗武商則祖契
而宗湯夏則祖顓帝而宗禹而舜則祖顓帝而
宗堯若舜為異姓之國奚必宗堯哉蓋曰弟曰
姪曰姪孫既皆吾之族類不謂之家天下不可

柱國是正一品加贈資凡加贈資不實授特進
光祿大夫並漢官名柱國楚官名今並稱之第
二階特進光祿大夫是正一品陞資授第三階
特進榮祿大夫是正一品初授資榮祿因元
舊資銜第四階光祿大夫柱國是從一品加資
贈第五階光祿大夫是從一品陞授資第六階
榮祿大夫是從一品初授資第七階資德大夫
正治上卿是正二品加贈資第八階資政大夫
是正二品陞授資第九階資善大夫是二品初

授資資德資政資善三銜並因元舊制惟正治上卿爲新設第十階正奉大夫正治卿是從二品加資贈十一階通奉大夫是從二品陞授資十二階中奉大夫是從二品初授資正奉通奉中奉三銜並因宋舊制惟正治卿爲新設十三階正議大夫資治尹是正三品加贈資十四階通議大夫是正三品陞授資十五階嘉議大夫是正三品初授資正議通議二銜並因隋舊嘉議則因元制惟資治尹爲新設十六階大中大夫

資治少尹是從三品加贈資十七階中大夫

是從三品陞授資十八階亞中大夫是從三品

初授資大中大夫資銜並因唐制亞中大夫則

因元舊制資銜惟資治少尹爲新設十九階中

議大夫贊治尹是正四品加贈資二十階中憲

大夫是正四品陞授資二十一階中順大夫是

正四品初授資中議中憲中順資銜並同元舊

制惟贊治尹爲新設二十二階朝請大夫贊治

少尹是從四品朝列大夫是從四品初授資朝

請朝議資銜並同隋舊朝列則因元舊資銜惟
贊治少尹為新設二十五階奉政大夫修正庶
尹是正五品加贈資二十六階奉政大夫是正
五品陞授資二十七階奉議大夫是正五品初
授資奉政奉議資銜並因元舊惟修正庶尹為
新設二十八階奉直大夫是從五品加資贈二
十九階奉直大夫是從五品陞授資三十階奉
訓大夫是從五品初授資奉直大夫奉訓大夫
皆因宋舊資銜奉訓因元舊資銜惟協正庶尹

為新設三十一階承德郎是正六品陞授資因
元舊制三十二階承直郎是正六品初受資因
宋舊銜三十三階儒林郎是從六品陞授資因
唐舊銜三十四階承務郎是從六品初授資因
宋舊銜三十五階文林郎是正七品陞授資因
唐舊銜三十六階承事郎是正七品初授資因
隋舊制三十七階徵事郎是正七品初授資因
隋舊銜三十七階徵仕郎是從七品陞授資改隋
徵事之銜作徵事郎也三十八銜從仕郎是從

七品初授資亦改從事之銜為從仕也三十九階修職郎是正八品陞授資四十階迪功郎是正八品初授資並因宋舊銜四十一階修職郎佐是從八品陞授資四十二階迪功佐郎是從八品初授資並係新設四十三登仕郎是正九品陞授資四十四階將仕郎是正九品初授資並因唐舊銜四十五階登仕佐郎是從九品陞授四十六階將仕佐郎是從九品初授資因元舊銜

鳳詔後趙石季龍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線啣于木鳳之口而頒行之周穆王令祭公謀父為威讓之辭以責犯人之情此檄始也事始云秦始

夏以十月為正十寸為尺律中大簇言萬物始簇而生故以為正也殷以十二月為正九寸為尺律中大呂言陰氣大勝助黃鍾宣氣而萬物生故以為正也周以十一月為正八寸為尺律中黃鍾言陽氣踵黃泉而出故以為正也

天子之妃曰后后之言後也諸侯之妃曰夫人夫之言扶也

帝之女曰公主儀比諸侯帝之姊妹曰長公主儀比

諸侯王異婦女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

否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故對曰見在佛不

拜過去佛僧寧贊者頗知書有口辨其語雖類

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為定例

今行幸燒香皆不拜也議者以為得禮

尊號起於唐中宗稱奉天神龍皇帝後明皇稱

開元神武皇帝自後率如之

上元然燈或云沿漢祠太一自昏至晝故事梁

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后主有光壁殿遙咏詩燈

唐明皇先天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遣燈迎三

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宋朝太宗時三

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

後維中元下元二節而初無遊觀

東漢以九卿官府皆名曰寺與臺省並稱鴻

臚其一也本以待四夷賓客故摹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於鴻臚今洛中白馬寺摩騰真身尚在或云寺即漢鴻臚舊地摩騰初來以白馬負經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為浮圖之居因名曰白馬今僧居槩稱寺蓋此也漢凡王宮皆曰禁中後以元君父名禁遂改禁為省唐以前天子之命通稱詔武后名照遂改詔為制大駕儀仗通號鹵簿蔡邕獨斷已有此名唐人

謂因櫓也甲楯之別名凡兵衛以甲楯居外為前導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因舉南朝御史中丞建唐令皆有鹵簿為君臣稱

偽吳楊氏

先主行密唐淮南節度使中書令終吳王滑渥不僭號渭稱吳乃渭僭稱大吳俎溥偽號為讓追稱為景皇帝氏溥姓之後冊為皇帝亦非吳也

偽唐李氏

先主昇偽謚為李高皇皇嗣主景偽稱為至道文宣孝皇帝

廟號後主煌入朝封專侯旋封

前蜀王氏

先主建偽謚神武孝德明後主衍歸降唐明宗

後蜀孟氏

先主知祥偽謚文皇帝後主昶歸朝封秦國公

日崇

偽漢彭城氏

先主嚴偽謚天皇帝第二主珍偽謚第三主晟

偽謚文武光聖明後主鋹入朝封恩赦侯

偽閩王氏

中懿王王審知不借號王延翰偽

而終無聞偽號王延鈞偽稱大閩皇王延義

襲偽號為朱氏王延政建州借號大殷皇帝尋

宋屬王延稟附朱文進卓嚴明

李儒贇

一身之盛衰在乎元氣天下之治亂在乎士氣

元氣壯則膚革充盈欲元氣不耗則必調飲食

以助之而咽喉者所以納受飲食者也欲士氣

國憲家範

不沮則必防壅蔽以達之而言路者所以開道
壅蔽者也

貞觀初置弘文館學士乾封以後始曰北門學
士

西漢帝見丞相謁者贊曰皇帝為丞相起御史
大夫見皇帝稱謹謝

開基之君乾卦似之中興之君復卦似之然其
覆露蒼生同一造化

秦漢以來天子但稱皇帝別無徽號則天垂拱

四年得瑞石於落水文昌聖母臨人永昌帝號
其石為寶畜於是群臣上尊號

天子耕用亥日蓋亥之地直上天倉星又以建
辰月祭靈星以求豐耕靈星是天田星在於辰
故農字以辰

匈奴屯聚之地則曰置庭突厥兵師所駐只曰
建牙其實一也

法稱凡因災傷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
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育則父母

國定家譜 十一卷 十一
之恩已絕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
數千具載本法印給外山廂界保伍凡得兒者
使自言所從來明書於券付之略為籍記使以
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常平分餘粟貧者量授
以為資事定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棄之
溝壑置之襁褓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
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出此行也

王牒所記非止本支而已凡一朝大政事大號
令大更革大拜罷皆在焉仙源積慶特其一條

耳前此進王牒成書表罕能備言之惟于湖屬
籍聖謨啓佑嚴訓典於隆詞堯統漢緒肇派別
於天潢周誥商盤麗光纏於東壁惟昭穆親踈
之有序與文章號令之當傳麟趾振振共仰宗
明之益盛虞書渾渾更瞻聖祚之相輝其形容王
牒方為詳盡

當時女侍中之號非必專處后宮嬪御蓋有近
宗與大臣下妻為之者止以示殊寵耳然以宰
相之母尊為大妃其禮可見

漢郡極大又屬吏皆所自除故其勢炎炎非後世比只以會稽郡考之縣二十六吳郡蘇州也烏傷即樊州也毗陵即常州也山陰即越州也古圖注云古之携李即秀州也大末衢州也烏程湖州也餘杭杭州也鄞明州也以此考之即今浙東西之地乃漢一郡耳宜乎朱買臣等爲之氣焰赫赫如此也

禮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蓋始於伊尹也

貞外官晉武帝置貞外散騎常侍又置貞外散騎侍郎高宗末徽五年蔣孝章除授尚樂奉御貞外置同正貞實錄云自孝章始

寓寄也潘岳為虎賁中郎將解署故岳寄散騎之省而宿故岳曰寓直

唐玄宗開元三年立教坊以倡優曼術之戲因置使教習之

黃昏寫詔書制勅 貞觀十年太宗詔用麻昏寫詔勅又有高宗上元三年詔用黃昏

天子曰碎雍謂流水四面如壁以節觀者諸侯

曰類宮者半也義亦如上

隋文帝仁壽三年詔曰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其日令海內爲武元皇元明皇后斷屠追念劬勞

自傳太中末曾有諫官獻疏請賜謚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看卒不賜謚

真人謂諸公曰文丞相晉京七年念在王室罔肯臣服至死不易其心今朝廷贈謚若此必矣其生前之志故其英魂震怒作此暴風天地昏

晦可急去之李羅寺從之止書曰前宋少保右

丞相文國公祭畢天息

經筵一講書臣講至自行束脩以上之文忽進數語曰聖師誨人尚歸少物况於人乎明日有旨經筵官各賜十緡

言治者必曰唐虞何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堯在位一百一年舜在位八十年又禹繼之則二百餘年矣即有堯舜而年或不及則於變亦難孔子王者必世而後仁蓋謂此也

自孫堅敗死已無孫氏矣幸而孫策英武少年能折節下賢收京掠地撫有江東以成霸業無嗣而傳之於權權特因策遺緒而光大之耳及權即帝位追帝其父堅策不過贈長沙桓王而已噫江東者固策之江東也權惡得而不追帝其兄策雖權之兄實傳國於權者也權雖策之弟實嗣國於策者也權安得而不帝之權之不帝策過大矣不觀之晉與北齊乎晉之業始於司馬懿懿傳之師師無嗣而傳之弟昭及進

王爵則追王懿及師以其少子攸嗣師且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大業宜歸攸及武帝受命則又追帝其祖父及師北齊之業始於高歡歡傳之澄澄傳之弟洋及洋受魏禪追帝父及隆權之視策猶昭之視師洋之視澄不知彼何厚而此何薄哉噫策如有靈當不瞑目於權之帝矣

得天下必以仁三皇尚已堯舜以德禹以功契以教稷以稼穡商周承之遂有天下漢以勝殘

唐宋以定亂皇明以攘夷狄復倫理雖世有先後皆統之正也宋高南渡雖不能如光武之中興然正統相承不可得而棄也降是政以力懿以欺堅以幸雖有天下吾不得而與之矣莽操穿窬小人全忠寇魁敬唐乞丐宋齊梁陳操懿之緒劉石金元胡虜之桀驚者爾抑其間有可取若周世宗之英明魏孝文金世宗之恭儉亦庶幾焉

初李晟將建家廟准令二品以上祀四廟有銘封者祀五廟五品以上祀三廟非古且禮有降殺天子十廟諸侯五廟古制也上許立五室但祀四代空始祖之室待後祀五代孫既祧諸主以晟為始祖不祧之室可也意令功臣有長遠之圖馬燧曰郭尚父亦只立四廟泌曰李晟功與子儀異至德收復玄宗雖幸蜀肅宗自靈武至鳳翔時先皇為元帥親總戎行外蕃及諸道之師共十餘萬子儀自園州來會戰只朔方節度耳戰勝收復回紇及四鎮之功多晟之收復

也陛下再幸梁沛房有懷光以朔方之強又反諸道已抽兵回者收復之日渾瑊在咸陽亦不來會其時又無元帥駱元光等皆有所統率也此乃克復全在於晟子儀豈可比哉 上曰誠如卿言於是許立五廟而空西室

立後從周何謂也曰殷人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人嫡子死立嫡孫春秋傳曰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是也文王發微子立衍孔子乃曰立孫此又何謂也曰文王立發遵時

制也微子立衍守祖道也立孫周道也故孔子從周曰後世不可易乎曰立嫡所以重宗一統消覲覲而絕禍變萬世不易之道也故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曾孫無嫡曾孫立嫡孫之弟先支後庶可也無則上求嫡子之弟立之無嫡弟而後及庶弟也

古今官名 國朝因置多有用以稱謂者卒未解其義漫考而著之司空昔禹作司空孔安國曰司空主空土以居人按空穴也古者穴居詹

事秦官掌皇后皇太子家應劭曰詹省也給也
言給事太子庶子之職禮記曰古者周天子有
庶子之官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掌其戒令與
其教理別其等正其位秦因之置中庶子官洗
馬國語云夫差爲勾踐洗馬漢太子少傅屬官
有太子出則當直者一人在前導威儀蓋洗馬
之義也祭酒後漢以博士聰明威重者一人爲
祭酒韋昭辨釋名曰祭酒者凡讌饗必尊長老
以祭酒爲先故曰祭酒徐廣曰古人具饌則賓

中長舉酒祭地示有先也太僕周禮有大僕下
大夫二人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漢書百官表
云太僕秦官掌輿馬爲秩中二千石中書漢除
挾書律文籍往往而出並藏之書府內有延閣
廣內石渠之藏又御史中丞在殿中堂蘭臺秘
書圖籍又未央宮中有麒麟閣天祿閣亦尚書
猶今言內庫書也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書監
今以中書爲善書之稱非也太史左傳

曰天子有日官即太史也漢書百官表司馬談

爲太史令一人掌天財星律祥瑞妖災凡歲將終奏新年曆而已今以稱修史之官非也修史自有史館史官著作郎及佐郎專掌國史刺史漢初丞相遣史分刺諸州武元光三年初置郡刺史掌奉詔條察諸州秋冬入奏後漢則屬官皆自辟除以刺舉官及萬人非違故古謂之刺史

歐陽文忠公云漢以來有銀青金紫之號青紫綬也金銀其所佩印章綬所以繫印者也後世

不佩印此名虛設矣附唐以來有隨身魚而青紫爲服色所謂金紫者乃服紫衣而佩金魚爾唐宗閔謂崔能賜紫衣金印曰金印繆也今世自以賜緋服魚袋賜紫金魚袋結入官衙矣今有階至金紫光祿大夫者遂於結銜去賜紫金魚袋皆流俗相承不復正也余嘗於今容縣拓得元次山小像其衣腋垂一物似鹿皮紋而長蓋即魚袋也

今官衙之庭除率曰冊墀未詳所始漢制尚書

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達禮門得神仙門光明殿因得省中省中皆胡粉塗壁画古賢列女以丹漆地謂之丹墀尚書郎握蘭令鷄舌香奏事與黃門侍郎對揖黃門侍郎稱已聞乃出則丹墀之名有所自

古者尚書令史防禁甚密宋法令史白事不得宿外雖八座命亦不許李唐令史不得出入夜鎖之韓愈為吏部侍郎乃曰人所以畏鬼以其不見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

故令史勢重任其出入則勢自輕

不禁與出入自文公始

我朝高廟文廟仁廟宣廟皆用人殉葬至

英宗臨崩時召憲廟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子孫勿復為至今遂為定制

功臣號起於唐德宗時朱泚之亂既平凡從行者必悉賜號

古今胥以周宣王為中興之主而追想其盛德大業不知其戾德亦多姑即王子晉之言而觀

可証矣其言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
至于今未弭據此則宣王未得爲盛主也

取天下者要在乎據天下之形使嬴秦居西戎
之地知韓魏者天下之樞也故無歲不加兵於
二國以爲得韓魏則天下不足舉也蜀漢君臣
崎嶇奔竄英雄無用武之地故孔明不得已而
取益州然而知荊州中原之襟喉也於是或借
或分或爭或據頻歲交兵竟失吳好以爲得荆
州則中原可進步也故韓魏入秦則山東之國

以次潰滅而秦人終有天下關羽被襲則中原
之計坐成隳敗而蜀漢僅可自保凡以得天下
之形便與否而已

漢公主間有私夫如竇太主則董偃蓋長上則
丁外人皆通朝所知而公卿所推接然董偃死
與竇主會葬於霸陵此尤異事也

張弘範張世傑本兄弟也而一爲元伐宋期於
削平一奉宋抗元志存社稷比於諸葛弟兄又
有間矣

前代宦者亦有妻石顯傅丞相御史條奏顯舊
惡免官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死元魏時御史蕭
忻疏云高軒和鸞者閹官之嫠婦胡馬鳴珂者
莫非黃門之養息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玄晤
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筆吏至少
卿李輔國傳帝爲娶元擢女爲其妻擢故以梁
長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蘓叔黨范溫皆哀
絰臨哭此事皆昭代所無也

春秋哀公三年書虞師晉師滅下陽五年書晉
人執虞公以貪賄爲首惡亡德不與滅也自有
宇宙來瀆貨而無厭背親而棄義挾勢以凌人
者無不取其滅亾者也

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顧謂玄齡曰昔如晦與
公同心輔政今日所賜獨見公因潛然流涕程
氏繁露以爲黃銀者何物其始鍤石也余攷之
若以鍤帶而賜大臣何足貴者按禮斗威儀曰
君乘金則黃銀見當是瑞物

唐僖宗中和四年秋七月感化軍節度使時溥

遣使獻黃巢首并其姬妾上御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勲貴子女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乃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上皆戮之

宋太祖不得邊險夷狄最強南方未一定時勢難矣宋祖乃注意謀帥命郭進李漢超等備契丹董遵海等略西夏專制久任至十餘年不易凡郡中筦權之利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免其所過

權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爲牙爪比軍中事皆得便宜每入朝必召對命坐厚爲賜賚以遣之由是邊臣資富能養死士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寇設伏掩擊多致克捷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強虜宋祖用無西北之憂得專力東南削平諸國

宋制殿廬幕次惟中丞獨設椅子坐殿門後稍西北向

詔開封府禁止士庶之家喪葬不得用僧道太

魁頭

平興國六年又禁送葬不得用樂庶人不得用方相魁頭

宋太祖詔藩鎮諸州直隸京師長史自得奏事而後天下大權盡歸人主潛消藩鎮跋扈之心又詔四品從官改服紅鞋黑犀帶

畿縣見知府並庭叅設拜自後諸州選人並拜于庭

宋太祖趙普專權欲置副貳以防察之間陶穀以下承相一等有伺官穀以叅知機務對乾德

二年乃以薛居正呂餘慶為叅知政事

宋藝祖以初御試特優與取放以示異不許稱門生於私門一洗故習又承平時假手者用薄紙書所為文操成團名曰紙毬公然貨賣

宋太祖龍潛時雖屢以善兵立奇功而天性不好殺故受命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它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之不下乃艸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批

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輒殺人也逮批
詔到而城已破乃批奏狀之曰也天人相感之
理不亦異乎其後革輅至太原亦徇於師曰朕
今取河東誓不殺一人

五代以前官制及士大夫碑碣並不見有場務
監官親見所在場務多是潘鎮差牙校不立程
課法式公肆誅剝全無誰何百姓不勝其弊故
建隆以來置官監臨制度一新利歸公上官不
擾而民無害至今使之

張堯佐除宣徽使以廷論未諧遂止久之上以
溫成故中前命一日將御朝溫成送至殿門撫背
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記得既降
旨包拯乞對大陳其不可反復數百言音吐憤
激唾濺帝面帝卒為罷之溫成遣小黄門次第
探伺知拯犯顏切直迎拜謝過帝舉袖拭面曰
中丞向前說話直唾汝只管要宣徽使汝豈不
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杜審琦昭德王太后之兄也建寧州節一日請

覲審琦視太祖太宗皆甥也一旦陳內宴於福
寧宮憲后臨之祖宗以渭陽之重乃終宴待焉
及為壽之際二帝皆捧觴列拜樂人史著粗能
屬文致詞於簾陛之外其略曰前殿展君臣之
禮虎拜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祖宗
特愛之

太宗開寶五年詔曰末俗竊服冠裳號為奇褐
親居宮觀者一切禁絕道士不得畜養妻孥已
有家者遣出外居止今後不許私度須本師知
觀同詣長吏陳牒給公憑違者捕繫抵罪自是
宮觀不許停着婦女亦無寄食者矣而黃冠之
兄弟父子孫姪猶依憑以居不肯去也名曰親
屬大中祥符三年二月庚子真宗詔道士不得
以親屬往宮觀嚴懲之是後始與僧同其禁約
矣

宋太宗謂宰臣曰近年以來每念百姓寒耕熱
耘營求衣食國家若非贍養軍旅兩稅亦不忍
俯督而况非理誅求乎後值淮南飢命以米貸

國憲彙考 卷一 二十五

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
垂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宋真宗禁銷金自東封回杜媿好者昭聖太后
姪女迎駕服之真宗見之怒送太和宮令出家
為道士

慶曆中郎官呂覺勘公事因陳衣緋已久乞改
章服仁宗曰待別差遣與卿換章服恐刻薄之
徒望風而進加人深罪耳不欲因鞠人與人恩
澤也廟號曰仁真不誣也

仁宗時梓州妖人白彥欽能依鬼神作法詛人
有死者獄上皆以不見傷為疑梁莊井曰殺人
以刃尚可拒以詛其可免乎竟殺之

太公就封營丘東海上有居士杜喬華士議曰
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掘而飲無求於
人無土之爵無君之祿不仕而食力樂哉太公
執而殺之或曰二子賢者殺之何也太公曰是
昆弟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不友諸侯
是望不得而友也耕食鑿飲無求於人是望不

得賞罰勸禁也夫王者使臣非爵祿則刑罰今
四者不足以使之望孰與為君乎

國朝立法彙中士大夫不為君用者必殺無赦
意取諸此秦始皇築長城寓百世攘夷之功石
晉召契丹首萬古猾夏之罪

宋淳化二年詔相聚賭博開櫃坊屠牛馬狗以
食私銷為器用並令開封府嚴戒坊市捕之犯
者定行處斬隱匿不與聞同罪所以塞禍亂之
源

宋真宗天禧年詔文武陞朝官繼父不在者許
叙封本生父母

宋仁宗景祐三年集賢校理郭禎乞為嫁母服

詔兩制御史太常寺禮院議詔自今申心喪並許解官

前代名賢之後累聖褒表最顯著有四人一曰
狄梁公仁傑二曰張曲江公九齡三曰段太尉
秀實四曰郭汾陽王子儀

宋開寶三年詔禮部闕貢士十五舉以上曾經
終場者具名以聞庚戌詔曰貢士司馬浦等一

百六人翱翔風塵潦倒場屋學固不講業亦難
專非有特恩終成遐棄宜各賜本科出身此乃
特奏所由始也

開寶六年徐士庶伐鼓訴訟帝御講武殿覆試
自此始賜詩自興國 蒙正榜始分甲第自

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賜袍笏自祥符姚華榜
始賜宴自呂蒙正始賜同出身自王世榜始別
科出身自咸平三年陳堯咨榜始唱名自雍熙
二年梁顥榜始賜封彌謄錄覆考編排皆始於

景德祥符之間

宋仁英以前用差役而民不擾王安石用雇役
民始擾矣司馬君實廢雇用差雖蘓子瞻亦喋
喋不已豈稍欲中立於荆温兩間冀免後患邪
觀其為哲宗言臣私憂神宗勵精之政漸致隳
壞理財踈而備邊弛故撰策問欲以感動聖意
子瞻之情殆可見也然其後惠儉之貶罪子瞻
全佐助温而不貸其略護向荆則昔者之言徒
為向背亦何益哉子瞻作君實神道碑深美其

誠蓋自覺誠之未如君實者也

蘓子由使邊歸為哲宗言遼主弘基以與我和好為喜年貌可六十步履輕健飲啗不衰享國尚當有年我可以無虞其君臣事佛國俗化之此彼之巨蠹是為我喜也弘基孫延禧當嗣位然骨氣凡弱視瞻不正恐非彼之福其意亦嚮慕和好而我不足恃之矣其後弘基守和好又十餘年而殂延禧亦不背盟然遼國遂亡於延禧之身則子由之言信矣容貌辭氣乃德之符

非特得其身之遐促而并得其國之興替伸曲

益成括之死規於孔孟鄰子高仰魯侯卑俯逃

其死亾見知於子貢聖賢原自有觀人之法也

子由殆聞於是而然歟抑使可覘國則非其人者不足使佛能蠹國而歷世之莫悟也何哉

宋政和初上始躬攬權綱不欲付諸大臣因述藝祖故事御馬親巡大內諸司至內後拱辰門之左對後苑東門有一庫無名號但謂之苑東門庫乃貯毒藥之所也外官一真其監之皆二

廣川蜀海三歲一貢藥有七等野葛胡蔓皆預
鳩猶在第三其上者鼻嗅之立死是親筆爲詔
謂取會到本庫稱曰建隆以來不曾有文遣此
皆前代用以殺不廷之臣藉使臣下果有不赦
之罪當明正典刑豈宜用此可罷其貢廢其庫
將見在毒藥焚棄瘞于遠郊仍表識之毋令牛
畜犯焉嗚呼上聖至仁大哉堯舜之用心也

宋神廟一日行後苑見牧豨猪者問何所用牧
者曰自太祖來常令畜之自稚養以至大則殺
之又養稚者累朝不敢易亦不知何用神廟沉
思久之詔付所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月餘忽
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方悟祖宗
遠略

宋致政者多留京師假銜提舉某官觀蓋其宮
觀 朝廷有事者也見優禮大臣常使御政其
實無大政事耳自神宗以年高者不可寄委罷
之則傷恩留之則玩政遂以天下宮觀之名而
提舉

內相王明叟指言紹聖當國之人如操舟者當左而右當右而左旁觀者爲之寒心

宋故事天子謁孔子廟止行肅揖之禮慶曆四年五月仁宗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

宋仁宗誕生之日真宗喜宰臣以下稱賀宮中出包子以賜臣下其中皆金珠也

宋淳熙間詔以旱故募出粟拯民二千石補初品官而龍舒一郡應格者數人郡以姓名上

孝宗疑而不與仲父軒生力諫以爲失信於人恐後歉歲無應募者 孝宗亟從之已而應募

者衆 朝臣監司因事謫官多爲監當雖在貶所猶以

前任舉官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一人

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

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

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蔡確之子懋宣和末爲同知樞密院事言及確南遷時事云蘓軾有章救先臣確臣家嘗傳錄因袖出章進上皇云蘓軾無此章軾在哲宗朝以一旋風冊子手自錄次今在宮中無此章也懋悵然而退

宋理宗駕幸大學御筆云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此三語爲萬世之罪人豈宜祀孔子廟廷合與削去以正人心息邪說關係不小即日施行

高宗踐祚之初躬行儉德風動四方一日語宰執曰朕性不喜與婦人久處早晚食只飯麪炊餅煎肉而已食罷多在殿旁小閣垂簾獨坐設一白木卓置筆硯並無長物又常詔有司毀棄螺鈿椅卓等物謂螺鈿淫巧之物不可留仍舉向日相州渡大河荒野中寒甚燒柴借半甕盂

溫湯滌飯茅簷下與汪伯彥同食今不敢忘
宋紹興中與金人議和時淵聖在虜中尚無恙
也自後太后迴鑾而淵聖竟不返初疑金人欲
留以爲質宋雖有請彼或靳而未許今閱朱子
語類窺見其間一二乃知淵聖之歿於虜蓋有
深故也先是兀朮下江南頗屢失利而張通吉
之來朝之忠計者憤不肯和宋勢蓋稍振矣是
時劉豫既廢金遂欲立淵聖於南京以中分宋
勢賴和定而止既太后南旋淵聖卧車前泣曰
歸語九哥與丞相幸早歸我我得太乙宮使足
矣他不敢望也太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而
知朝議大不然遂不敢語自明受太子殂高宗
竟乏嗣金人又欲立淵聖之子以變動江南耳
目岳武穆嘗具劄言之故終淵聖在虜宋遣巫
覈一迎之後不復終請者慮其狡謀復起而至
不可區處也後逆亮謀掃國南下目中已無宋
矣而淵聖在彼終以前議致疑慮生他變故先
舉戕之此殆南北一大機事也

冬青引載於野史其詩凡三出而語句不同初
疑好事者誦錄之誤近閱趙東山跋語與宋遺
民錄乃知唐王潛林景曦收葬陵骨之後謝翱
舉羽與景曦各爲詩以暗記此事故不同如此
獨一首之末云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劈靛一
聲天地裂不知何意予聞楊禿所營浮圖凡三
經雷震最後乃焚其金裹之尖頂若瓠壺者所
謂劈靛一聲意指此也楊禿哀陵骨雜牛馬諸
髑爲浮圖以壓之號曰鎮南而不知龍蛻之餘

先已爲唐林二義士所得托固於萬年枝之下
至今尚無恙也元人徒疑江南王氣未泯而兇
禿所爲若曰壓禿云者適足以當其心故任其
恣肆矣作若罔聞知

宋人於遼金交惡之日金元搆怨之時不爲夾
攻之舉雖不必全收漁父之功自可坐享中國
之利契丹不亡女真不滅吾亦得承敝於遼爲
令於金矣絕徼新興之虜豈能越唇而戢齒耶
彼兵連歲久萬一有鑿而勝焉者將士死傷軍

國策卷之二十一 卷二十一
三十一
五
儲耗竭亦將得不償失強弩之末其勢豈可復
用吾以休養之餘及彼瘡痍之後往問中原故
地當不毆而去也宋之君臣計不出此乃以中
國爲遠夷役始夾攻遼既舉朝不如高麗之見
繼夾攻金又無一人能助趙范之言遂使天地
盡墮腥臊以遺國家不雪之耻古非常之變可
勝悼哉

靖康丙午仲冬金人再犯京師統制姚友仲領
右中三軍備禦閏十一月三日賊攻通津門甚
急友仲帶領軍將副部隊將子弟効用一千餘
人往通津門救護軍兵下城接戰殺傷甚衆初
七日晚殿師王宗楚帶領衛兵一千餘人下城
兵賊接戰高師且死之是夜友仲正策應南拐
子城賊交鋒正在北拐子城下躬率將校施放
弓弩監督砲石凡數陣皆爲砲箭所臨雖不少
負亦不大勝賊勢稍退初三至初八凡六日措
置稍稍就緒初九日早宣化門告急又帶一行
人往宣化門守禦南北拐子城皆捍禦水門者

也水門不可遽犯故急攻二拐子城矢石如雨樓櫓皆毀壞友仲於南拐子城上別造兩圓門去馬面三十步許用磚砌城中開下轅門干戈板間下如城門法四面皆置女牆迎敵皆自轅門萬一賊兵厚重則入轅門放下干戈又是拐子城也磚城下濶五尺高一丈二尺五寸不日告成通津門兩拐子城正是受敵處守禦有方終不可破皆友仲之力凡守拐子法務要令人少肅靜可以應敵人少可以迎衆友仲首到南

拐子城便令書拐子圖西廊每門兩人守踏定板外鑰匙須敵樓上與虛棚凡三層止是受敵處每間不得過十五人弓弩鎗斧手相間分作三番晝夜輪轉更其勞逸使得休息萬一賊人不測侵犯自有備禦之法也初九到宣化門護龍河內賊橋已疊過半矣但未有砲猶可捍禦友仲遂選神臂弓強弩手下臨分布牀子弩九牛弩多置大小砲座又於攻打處絞縛致勝棚一日而就成衆指爲鬼工凡十日賊橋不能

寸進賊人疊橋之法先用牌浮水面次用一重柴一重蓆一重十一層渡如初矢石大皆不能入橋之外正是賊寨望之燈火如晝五方百步一望不斷斧鑿之聲聞於遠近其攻城之具又有大梯雲梯編橋鵝車洞子兵法為木撞竿堦竿之類大梯雲梯編橋皆與城櫓齊高亦有高於城者皆可以燒樓櫓雲梯編橋可以倚城而上下皆用車軸推行此三物惟撞竿可以禦之撞竿用大木長可數丈者又用橫木數十條中

穿而下留手把可以致力頭以鐵裹或以大鐵鎗或安以托久鈎頭可也每一樓子上常置撞竿三兩條俟其火梯雲梯編橋至城下則徐應之不必驚擾既撞定梯橋則衆手用鐵鈎鈎定進不得前退不得後則火自焚橋亦壞人亦墜矣萬一撞竿不中則以狼牙鎗手砲架槍手禦之亦不能上惟要當鋒得人通津門柵子城每為賊人攻打前後共壞火梯雲梯鵝車編橋十數座皆此也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其狀如

合掌上銳下闊人往來其中即次續之有長數
丈上用牛皮生鐵裹定內用濕氈中用太麋矢
石火皆不能入治道則欲安砲并推梯橋之類
攻城則欲取土透城皆不足懼也兵法之禦洞
子用鐵蒺藜懸下而敦之其法以熟鐵闊徑長
一尺二尺四條縱橫布如蒺藜形鎔生鐵灌其
中央重五十斤上安其鼻連鎖擲下敦訖以輻
轆絞之若洞子上有牛皮并泥敦者即舉速放
火炬油燒火賊人用洞子穿地道來追於地道

上直下穿井以待之積薪草安井中如火薰之
或有用火砲納於其中則敵自焦灼又用游火
用鐵筐盛火如脂臘毒藥懸下燒薰穴中攻
城人有用燕尾炬縛草分爲兩岐如燕尾狀以
油蠟灌之從城墜下騎洞子燒之如此皆禦洞
子法也撞竿至則作屋架木爲之桶索相連撞
竿須連以鑲串竿頭於兩旁令壯士牽之鈎竿
至則用栲栳乘其鈎亦令壯士牽之乘勢猛放
則竿與人俱倒惟砲架最難制禦金人砲架四

房並用濕榆小椽密簇定又用生皮并鐵葉裹
定鴟鷂須火不能入其砲有七梢五梢三梢兩
梢獨有旋風虎蹲等砲內七梢可以致遠其石
大五梢等亦可以致達其上或放雙砲友仲先
於樓子上受敵處絞縛棚上羅索網并下擺糖
布袋濕馬糞又於城頭馬面上懸穿濕榆櫛木
篦籬格氈雖慢然亦可以遮砲也城下地廣安
砲多城上地狹安砲少最爲受敵十九日夜賊
人一夜安砲五千餘座城上雖棚人皆不可存

住死於砲者日不下二三十人友仲到宣化門
上日恐賊人又有破議幫築城身之法視受敵
樓子遠近築面濶一丈二尺五寸下脚濶二丈
五尺高五丈四邊皆有虛棚女牆復於旁置兩
小門如城門法萬一賊兵上城類有限隔可以
迎敵不幸爲提刑秦元所阻秦欲幫築目城議
論不同朝廷遷延不斷遲十日後雖竟從友仲
之請然夜息晝作亦如平時功終不成惜哉十
九日夜賊安砲之後矢石不可及二十一橋成

先有黑旗子三人先登岬都統王燮姚友仲揮
驍勇使臣與西兵數十人下戰亦殺數人賊退
橋之南入洞子中俄頃宰相何輿至黑旗子復
如前登岸城中弓弩箭如雨賊兵略不顧欲交
鋒西城下寨一兵約六七百人望風退走賊亦
不追城上皆厲聲叫云後面無賊然勢不可回
隔岸矢石如雨中傷者數百人自填於陷馬坑
者三十餘人賊兵望風輕笑宰相親見之而不
恤初縛虛棚時友仲使多備濕麻刀舊氈衲襖

蓋防賊人有火箭火砲也幸而金人不善制此
二物二十三日賊橋侵廣友仲遣張宗顏關維
段永年領敢死兵三百人血戰於城下用純斧
隊斫壞洞子七所賊衆敗走乘勢逐北涉河至
中流冰解陷死者數十人返爲賊兵掩擊豈天
殆我師也二十四日早賊推大梯四乘來攻字
號樓子三乘皆爲撞竿所壞又再來撞撞不着
火熾逼着樓子必燒字號及三樓子賊皆登城
舞黑旗鼓譟然爲樓上火盛不可過友仲仗劔

擁班直守禦官軍等救火弓弩交發又用鍊金
汁潑賊皆墮殺傷衆賊遂退三樓子皆爲火燼
矣是夜再安樓子三座又爲賊砲所碎二十四
日雪大下至晚深二尺餘加之風聲號怒二十
五日風雪愈甚早聞火啓宣化門出郭京人馬
與賊接戰賊衆見所燒樓子未成頽毀撞竿未
備賊遂登城衆潰城陷初京之出也城中居民
跋踵延頸于宣化門者數千人立俟捷報及京
敗城門急閉賊帥大怒鳴鼓振旅鐵衣滿野多

若螻蟻皆沿城而上城遂陷焉友仲二十五日
晚於南城爲軍民所毆打至死肝腦塗地委填
溝壑骨肉星散不知所在家貲劫掠掃地痛哉
天不祐善人如此友仲將種也三世忠孝聲聞
滿於夷夏自守禦以來夙夜勤勞食息不暇在
諸將中尤無負於朝廷者也今反被禍若此先
是閏月一日百姓毆殺朱璧統制辛康宗辛公
指揮城上兵軍不見賊不得亂放箭砲百姓疑
其姦細故殺之朝廷縱而不問故軍兵百姓聚

國朝通志卷之二
四三
衆殺人在一時指揮之間殊不爲怪蓋京師承
平之久無知小民游手浮浪最多平居除旅店
外多在大房浴室櫃房雜處里巷強梁不在數
也乘此擾攘聚衆作亂甚者趕罵宰相絲擘內
侍打殺統制放火殺人莫知其數先是今年秋
友仲議於都城置訪巡十六員新門四隅四員
舊城內四員每員皆一正一副每員統兵五百
人遇有驚急則一正將帶領二百五十人在地
分或有細民乘勢作過當以軍法從事仍都巡

檢三員二員在新門內一員在舊門內以揔其
事惜乎朝廷不從其請也友仲之議意起小人
喜亂故欲設此防民而友仲親被其禍豈靈於
人而不靈於已耶友仲之歿門生故吏無一哭
其死者茂良訴於王燮始收拾遺骸雪冤於朝
廷焉魂而有靈亦少伸也

宋時金人至城下姚友仲與諸將議計之便幸
其遠來賊衆必疲行列未成若選五萬精兵出
四門分爲十頭頂乘勢而擊出其不意攻其無

備衆必潰亂有可破之理過此則日復一日賊勢愈盛援兵不至士氣阻喪雖悔無及矣是時唐恪止其事專在和議而已後攻城既急友仲復與諸將議急遣使講和爲便累白何臬方料金人糧道不繼不日就擒堅不可和唐恪謬誤於前何臬寡謀誤國於後獨姚友仲於閏月三日往來東南兩壁以來策應至二十五日城陷晝夜勞苦最爲有功首先被禍獨甚於二相天意不可得而知也

南宋諸陵在會稽縣之上皇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內爲西僧楊璉等所發周草窻雜識略云初徽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歸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既還行在一時朝野以爲大事論功受賞所費不貲先是選人楊煇貽書廟堂乞奏請大臣取神襯之最下者斷而視之朝議以不欲逆詐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擲納衮冕輦衣其中遂不復改歛至此被發徽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

檠一枚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僞不可知徒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還也然考之史傳蓋有未足信者紹興十二年和議成金人以徽宗鄭后梓宮來歸于時欽宗尚在也至三十年逆亮謀南侵於是遇害于燕然則葬五國城之說妄矣未幾孝宗登極遣使求河南陵寢地金主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終宋之世未嘗返行在也然則又安有攢宮且未嘗有而未嘗檠又安所寄耶即是而推則朽木之說疑元人習聞當時有逆詐之言故附會妄傳而致記者之誤信耳

宋少帝入覲元隆封瀛國公長命尚主一日與內宴酣後起爬殿柱元主遙見若有龍爪拏攫密以語臣下時有獻謀除滅者元主未許既而公主竊知以告乃與主謀乞爲僧以脫禍未幾求往吐蕃學佛法因挈全后公主及姬御遁居沙漠易法名合尊初已誕子長亦爲僧名完普

至是居歲餘後房復生子時周王亦遁漠北與少帝公主往來周王後宮未有子繼納女曰邁來的亦未有出乃從帝乞所生子於襁褓中俾邁來的養爲子長名妥懽帖睦爾後從靜江迎正大位即順帝也

漢唐宋陵寢埋殉貨物亦多漢用即位之年上供錢帛之半其後變亂多遭發掘形體暴露非徒無益蓋有損焉元朝官裏用椁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兩合爲棺置遺體其中加髹漆畢

則以黃金爲圈三圈定送置其直北園寢之北深埋之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誌遺跡豈復有發掘暴露患者哉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况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

國憲家史 十一卷
四六
意而天下歸心焉

蘇環拜尚書右僕射時大臣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環獨不進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不敢燒尾

崔隱甫遷洛陽令黎園弟子胡雛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拜御史大夫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卑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

楚子城陳蔡不羨使弃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馬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臣問五大

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
疾在外鄭卅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
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
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
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
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後政可善景公作
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
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

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
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
則甯戚侍軍吏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
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
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
加于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
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
未具

曾子曰鷹鷺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黿鼉魚鱉

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王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

齊有閭丘邛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邛對曰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觀之邛不肖耳年不稚矣王曰未有咫角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河用耳邛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驂騮騶騏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馳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馳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鈇剌石不銓使之與管橐決目出糝其

便未必能過管彙也華髮墮顛與邛何以異哉
王曰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邛對曰夫鷄
豚謹噉即奪鍾鼓之音雲霞克咽則奪日月之
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宣王拊軾曰寡人有
過遂載與俱歸而用焉

太后於帝爲從嫂朝議疑其服太學博士徐藻
議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云其夫屬父道者
妻則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以
齊母之義也魯議逆祀以明尊卑今上躬奉康
穰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
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齊衰替從之

大司農張晉爲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
父夜穿垣將入取貲其子以爲盜也矚其入櫟
殺之及燭視尸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不知
其爲父欲釋無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決晉
奮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
貧爲盜不孝明矣卒殺之燕都市中

唐朱朴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

厥居背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
 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
 焉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里開肆所存
 十二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八九高祖太宗
 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
 興鳳林為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
 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
 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
 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
 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兩河壯麗處多故
 都已盛而衰難可興也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
 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慳復狠
 戾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
 咫尺而有上洛為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
 建都之極選也

慶曆中議弛茶塩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公以
 為不可茶塩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
 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入不可闕既

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

元城談錄云公論不可一日廢然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可以卜世也

蘓文忠公言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此君子之所甚懼也

元城先生曰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文靖公公每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之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致猛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紛紛也文靖公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爲

非問公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公每奏以不
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
之事後告已之公不答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
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也若不知憂懼則無
所不至此兩事最爲得體在漢之時惟魏丞相
能行此兩事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奏故事
而已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勅掾史案事郡
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
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此最爲得宰

相大體

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于范純仁者手
自答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
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不能勝
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唐開元初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四種玄宗詔
秘書寫賜于休烈上疏曰戎狄國之寇經籍國
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昔東平王求史
記諸子漢不與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

也東平漢之懿戚尚不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
寇讐安可貽以經典且吐蕃之性慄悍果決善
學不回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
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
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計此何異假寇兵資盜
糧也公主下嫁異國當用夷禮而反求良書恐
非本意殆必姦人勸導其中誠與之國之患也
不得已請去春秋無足所求以資其智

柳渾同平章事帝常親擇吏宰畿邑而治有狀
宰相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
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
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
所宜帝然之

李絳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帝怒絳謝曰
陛下憐臣愚處之心腹之地而措事不言乃臣
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姦倖因而獲罪乃陛
下負臣帝動容曰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

陳同父再上孝宗書曰陛下厲志復讐是大有

功於社稷然坐前塘浮靡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材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民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智勇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有爲之志乖矣

王安國召對上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何如主也對曰三代以後賢主未有如文帝者上曰但惜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對曰文帝自代來夜入未央宮於擾攘時定變故於俄頃諸將故

武夫皆脇息待命恐無才者不及是然能用賈誼之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使一時風俗恥言人過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上曰王猛佐符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使人何也對曰王猛睚眦之忿必報專教符堅以峻法殺人爲事此必小臣刻薄有以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仁爲法理順而勢利則下體不從者乎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於

飛騎中選卒之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
蘇帝以告宗卿弈弈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干
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召僧呪奕奕對之初
無所覺湏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爲物所繫者更
不復蘇

种世衡所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
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
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
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

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
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
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
城遂成富強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
糧

曹穆公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
將官爲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爲節若曰
下某食即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

魏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

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
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帝
慙回車

英宗不豫召張公方平賜坐出書一幅八字曰
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穎王也嫡長
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公

王欽若孤注之說譬喻剴切使其由衷而非具
錦之爲則與老成謀國深思遠慮其揆一也何
可廢哉初真宗駐蹕澶淵也遣王旦留守東京

旦奏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何如真宗默然
良久曰立皇太子斯時也真宗無聊賴甚矣蓋
旦之慮即孤注之慮也厥後劉豫入寇趙元鎮
請高宗親征喻子才止之曰公此舉有萬全之
策乎萬一蹉跌須留後門而元鎮從之蓋子才
之慮亦孤注之慮也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嗚
呼孤注一也由寇準之貶觀之則爲讒言以靖
康之禍驗之則爲格言

柳宗元謫永州吳武陵北還遺孟簡書曰古稱

國憲家首 一 卷
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寔碎
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
怒人臣邪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魚獲食之不盡賣
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
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
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
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
之道故厨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

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
漁者知之其以此論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
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賑不
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而妻鰥夫楚民欣欣大
悅隣國歸之

宋趙普爲宰相凡有投利害文字皆置篋中滿
即焚之通衢李沆在相位常言無補萬分唯中
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朝廷
防制纖悉備具或狗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

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此之謂也險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民邪

國憲家猷卷之十一

國憲家猷卷之十二

東吳王可大元簡甫集著

象緯

夫天行一週晝夜百刻配以十二時一時得八刻總而計之共九十六刻所餘四刻每刻分爲六十分四刻則當二百四十分也布之於十二時間則一時得八刻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却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初初刻者十分也正初刻者十分也既有初初

國憲家譜 十一卷
刻正初刻非一時十刻乎一時十刻非百二十刻乎

陽經陰緯經之體縱緯之體橫天度以二十八宿爲經 五星之纏爲緯橫縱靜而有常故曰經星橫緯動而出入故曰緯星

北斗七星雖在紫微垣外垣內數也第一天樞二天旋三天機四天權五玉衡六開陽七瑤光弁輔二星謂之九星此北斗星數與靈臺本行圖同但圖與臺本無虧星

天文四七分野俱在華夏故曰中天八荒曠邈星象亦難於占視雖與同覆不可紀也

渾天之說何如曰合四圍上下周天之度而渾淪以論之也其狀何如曰天體正圓半在地上半在地下北極爲樞自東旋西也其體何如曰天之形遠不可測觀經星不動乃知有體耳先儒以爲積氣何也曰氣虛而浮浮則變動無常觀三垣十二舍河漢之象終古不移非有體質安能如是郝萌記曰天確然在上有常安之形

是也予亦以爲然何以運而不息曰動以氣機勢之不容自巳也邵子天地自相依附之說非乎曰磴之轉於冰機在外也匏之浮於水空在內也觀此則天之所依可知瓶倒於水而不沉甕浮於水而不墜內虛鼓之也觀此則地所附可知故曰天動於氣機地浮於竅虛諸書言六合道理之數然乎曰土圭表景之法近之蓋有所傳據者也古者土圭測日必置五表地中置中表表立八尺之木以夏至之日測之其景北

一尺五寸與土圭相等謂之地中千里而南置南表表北得景一尺四寸其地於日爲近南而多暑千里而北置北表表北得景一尺六寸其地於日爲近北而多寒千里而東置東表晝漏未半日景巳夕其地於日爲近東而多風千里而西置西表晝漏巳半日未中央其地於日爲近西而多陰中表爲四方之則四表明中表之正由是天地之內四旁上下之道理四時風雨之和戾可得而推矣或曰地距千里恐寒暑未

必遽爾頓異曰獨不見河朔相去江南特千餘里爾河朔之冬草木黃落而江南草卉凌冬猶青况千里而南豈不愈熱千里而北豈不愈寒當日南無景之區而其暑豈不愈熾陰山瀚海之涯而其寒豈不愈冽哉由是觀之愈西愈陰愈東愈風其理亦可推矣安謂其不然乎六合道里之數信乎曰自土圭之法測之則然然則天地之廣遠孰得而量之其法每地千里景差一寸陽城之景一尺五寸中也南至日南表下

無景是日南去陽城一萬五千里矣立八十爲實表之長數也旁立十五爲法土圭之長數也以勾股筭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有奇此天頂至地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有奇即天徑之數也以周徑之法乘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有奇即周天之數也觀周天徑之數則地四方相距之數可推矣土圭之法周公以來相傳如此諸書論地遠至百萬大章豎亥所步多至億萬皆過日

月之表荒忽怪誕不可據信也或曰北極天頂也中國在北極之南非天頂也曰是則然也周人以日至之度筭天故不得不如是北極之上杳無所憑烏得據而施筭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其說然乎曰此不達天體高下黃道南北而為是說也何以言之經星井鬼近極斗牛遠極此南北兩端日黃道必經之處日躔井鬼之次當天極高之體且於人近見日之度常多故晝晷長日躔斗牛之次當天最低之體且於人遠見

日之度常少故晝晷短地在天內浮於水上冬夏之平猶一日也儒者不達乎此遂以日之修短以地之升降隱蔽而然誤矣正蒙曰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自今觀之二氣之通塞皆日之進退主之日大火也故近極而暑遠極而寒寒則地氣閉塞而不達暑則地氣暢達而發育此一歲寒暑之所由也若如正蒙所言不惟寒暑不由於日而日之修短亦不由於天體

國意參前卷之三
之高下皆地之升降主之矣可乎地有四遊之
說何如曰此緣地有升降相因而誤者也何以
言之既曰日之修短由於地之升降矣而日之
行道又有南北之殊不以地有四遊形之則與
地有升降爲日之修短未免相碍故以立夏爲
南遊近日也立冬爲北遊遠日也今跡其說論
之其曰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周
公測日自陽城至日南一萬五千里而日在表
下無景況三萬里其星辰河漢之位次寧不有

大變移者乎而北極北斗天漢之位次其高下
東西未嘗有一度之爽所謂四遊三萬里之說
豈不謬乎鮑氏無以辯此遂謂地與星辰俱有
四遊升降嗟乎傳會之甚乃至於此且夫天不
見其體以星漢爲體今日星辰與地皆四遊升
降是地在天內初未嘗動與夫東遊過天三萬
里之說豈不相背雖曰傳會以成昔人之論而
實不自覺其非矣然則自漢以前以周髀論天
何如曰周髀之法謂天如覆蓋以斗極爲蓋樞

今之中國在樞之南天體中高四旁低下日月
旁行統之其光有限日近則明而為晝日遠則
暗而為夜恒在天上未嘗入地但以人遠不見
如入地耳蓋器測景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
術數雖在多有違失故史官不用遂失其傳其
理實與渾天無異南史曰渾天覆觀以靈憲為
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為法覆仰雖殊大歸一致
是也惜乎今不見其術也

歲差法堯時冬至躔在虛一度夏至在柳十四

度春分在胃十二度秋分在氏十度至唐開元
大衍歷冬至日躔在斗十度夏至在井十度春
分在奎七度秋分在軫十四度宋統元曆冬至
在斗二度夏至在井十六度春分在奎初度秋
分在軫七度此曆代之曆可驗者如此蓋天行
之度有餘日月所行之度不足故天運常外平
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其勢不得不然也由是
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曆隨時占候修改求
與天合又不得不然也漢自鄧平改曆之後洛

下閏謂八百年後當差一度當時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大初曆已差五度而閏未究蓋古之為曆未知有歲差之法其論冬至日躔之宿一定而不移不知天日會道不得均齊餘分積久度數必爽今歲之日躔在冬至者視去歲冬至之躔常有不及之分至晉虞喜始覺其差乃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筭之約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大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約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唐劉焯

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甚密

至唐僧一行乃以大衍曆推之得八十三年而

差一度自唐以來曆家皆宗其法大衍法有云日日躔一歲

行周天度未備而日已至故每歲有不及之分約天一度為三千四十分計一歲不及之分三

十有六大積而至於八十三年然猶未也至元則差三千四十分為差一度矣

朝郭子敬筭之約六十六年而差一度筭已往

減一筭筭將來加一筭而歲差始為精密至今

二百餘年臺官推演又多不合天道識者往往

奏請再改曆元以正歲差嗟乎天動物也進退

盈宿未免小有不齊一定之法不可拘也劉焯取虞何二家中數定以七十五年當時善矣至唐而復差僧一行定以八十三年時謂合天矣至宋元之交而復差許衡郭守敬定以六十六年當時以爲精矣至今又復有差然則一定之法顧可拘執也哉况法亦自有權宜者如定歲之法四朞餘一日一日之數分於四朞則二至之定每疑於絲忽之間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定日之法一日變爲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有不

畫之數難分也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畫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畫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畫之前後以爲朞肉故定朔每疑於一畫之間要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如日月交食之法時刻分秒最爲精微及至半秒難分之處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焉夫至之絲忽朔之一畫食之半秒積之歲久則皆差失不合原筭矣以天道不齊之動加以歲久必差之法欲守一定之筭夫安

可得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此爲至當堯
時冬至在虛於今豈可固執也哉

天之運無已故無度數以日行所歷之數爲之
日行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與天會故天之度有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是日與度會爲
一日與月會爲一月與天會爲一歲月之晦朔
弦望曆於日之義也月會日而明盡故曰晦初
離日而光蘇故曰朔月與日相去四分天之一
如弓之張故曰弦月與日相去四分天之二相

對故曰望

五行分儷四時厥義何如王子曰緯人私智強
合非聖人實正之論也五行之氣渾於太虛何
日無之既曰春木矣季土矣何水火土金日輪
次而仍在不幾於自爲矛盾乎若曰日逢甲乙
木氣獨主矣其水火金土將歸何所不幾於誕
而害義乎氣無滅絕之理又非遜避而然故曰
緯人私智強合非聖人實正之論也

元氣嘘翕天隨氣而漲歛溟渤往來潮隨天而

進退者也以日者東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

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乃陰類故潮依之

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

望消於朏敷尾切魄虛於上下弦息於輝朏女六切朔

而日見東方也故潮有小大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

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在

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

日臨之次潮必應之也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

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

潮水俱復會於子位其小盡則月離於日在地

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三分半對月到之位以

日臨之次潮必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

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是知潮嘗附

日而右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

必盡矣或遲速消息之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

失其期也或問曰四海潮平皆有漸惟浙江濤

至則亘如山岳奮如雷霆水岸橫飛雪崖傍射

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漲怒之理可得聞乎或

云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頽二山相對謂之海

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溟自

定海縣名屬吞餘姚奉化二江江以縣為名一屬會稽一隸四

明侔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濤有聲也今

觀浙江之口起自纂風亭地名屬會稽北望嘉興大

山屬秀水濶二百餘里故海商船舶畏避洲渾

不由大江水中沙為渾徒旱切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

運河達于杭越矣盖以下有沙渾南北亘連隔

礙洪波感遏潮勢夫月离震兌他潮已生惟浙

江潮水不同月經乾巽潮來已半決浪堆滯後

水益來於是益於沙渾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

起而為濤耳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

靈竒秘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

三咒曰喏臯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

為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為簪二七

循頭還着令人不見

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

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

故日行一日亦統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

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单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

則以望日爲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焉推節
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
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
則數至巳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正推
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看五月五日
三時辰謂如今年甲子日子時立春明年合是
巳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

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指
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

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金代火而金畏火故至
庚日必伏蓋庚屬金也陰陽書言從夏至後第
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
伏故曰三伏師古曰伏者爲陰氣初起迫於殘
陽而未得升故爲藏伏因名曰伏索隱曰周時
無伏秦德公始作伏 漢宣五鳳四年臘曰漢
以大寒後戌日爲臘記月令孟冬臘先祖羅璧
遺曰漢玄注臘即周禮所謂蜡祭也余讀玉燭
寶典云臘祭先祖蜡祭百神則蜡與臘異蜡祭

因饗農以終歲勤動而息之臘獵也獵取禽獸
祭先祖重本始也二祭寓意不同所以臘於廟
蜡於郊

龍星木之位春屬東方心爲大火懼火盛故禁
火是以寒食有龍忌之禁則所謂禁烟又未必
爲子推設也

今日上官者多忌避正五九月或謂宋朝火德
火生於寅旺於午墓於戌此三箇月謂之災月
官員例減祿料无羊故謂无羊之月衆皆避之

家武德詔此三月不行死刑禁屠殺

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自天以下三萬六千里
應三十六陽候自地以上三萬六千里應三十
六陰候所謂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中間一
萬二千里乃陰陽都會之處天地之正中也人
身心腎相去八寸四分自心以下三寸六分屬
陽自腎以上三寸六分屬陰中間一寸二分乃
水火交構之處人身之規中也虛閑空洞內藏
玄元之氣乃神所居之穴即所謂真土也外則

應兩眼所以眼爲飛土人生則此神存故目光
明人死則此神去故目光滅

支干之相因有盡世人之生育無窮執此以論
始有遺於所推之外者且人之出處不同或先
富後貧或貧後富或先榮今辱或先辱今榮如
此等類萬有不齊須當審其人如農工商賈之
異業因其地如南弱北強之異氣任其運如治
亂否泰之異時如世方尚武則支干之剛勁者
得地如世方尚文則支干之俊逸者得用如世

不詳鯁直則時日之正直者得進如世不行賄
賂則命運之廉潔者得通此皆變通以濟術之
所不及否則未見其驗也

埤雅云天地之氣噓而成雲噫而成風莊子云
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又云騰水上溢故爲霧又
云陰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分爭故爲
電董仲舒云陰陽之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
其噫也雲其氣也雨乘空而墜風多則合速故
雨大而速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淮南子云

天之精雷電風雨也又云電激氣也雷以鞭策
又云天之淫氣則成虹大戴禮云霜陰陽之炁
也陰氣則凝而爲霜王充論衡云雲霧雨之微
也夏則爲露冬則爲霜溫則爲雨寒則爲雪雨
霧凍凝者皆由地發不由天降蔡邕云露者陰
之液也五經通義云和氣精凝爲甘露河圖云
赤水之炁上蒸爲霞曾子云陰陽之氣則爲霧
爾雅云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釋名云
虹陽氣之動也虹攻也純陽攻陰之氣也鄭玄

註考靈曜云日旁氣白者爲虹元氣苞云陰陽
交爲虹霓侯鯖錄云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
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詩云漢箋云天河水氣也
精光轉運於天

釋氏地水火風之說曰洪範之演五行自形
之微著而言也釋氏之言曰大自未有形而言
也未有形所以爲形之主若一有形則炁凝而
不化安得復化而爲物耶惟釋氏所稱四大則
皆屬於炁不入於形惟有是炁故有是形物以

之成人以之靈昆蟲以之而化生此所以爲萬
形之主宰也言四大則五行在其中矣

天地之大雖曰無垠然日月經行之內則自有
限量中國疆域萬里之外東爲朝鮮朝鮮界二
千里而瀕海南濱於海西南則爲安南一千九
百里而至占城安南占城之南亦瀕海其外海
中諸國不過中國一大縣耳北則沙漠出邊城之
外二千里已南望北斗又二千里則不可窮知
其國度西則西域諸國天竺而外則爲波斯大

食亦不過五千餘里而止耳今觀中國北燕南
越暑寒頓異更極而南則九真日南其熱尤甚
更極而北邊徼之地寒不可禁則昔人所稱日
月經行三萬里者似非誣也

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大撓作此以紀歲月日時
非有所謂甲乙屬木子亥屬水之說然亦偶爾
定之即以當年爲甲子歲仲冬爲甲子月冬至
爲甲子日半夜爲甲子時耳不知經歷幾千百
歲後人乃以五行分配之此半塗立論無所本

始不待智者而後知天今人乃信然從之豈非
不勝於世俗之曉曉者而遂爲此無稽之論以
附會於仲尼之道乎迷真而舍其故智非邪且
夫五行之氣無則已矣有之則一日之內無不
全體俱在安有今日爲木明日爲火又明日爲
土爲金爲水乎何春止爲木夏止爲火秋止爲
金冬止爲水乎何土爲王於四季而餘月土氣
即絕滅乎今當試再思之此理然邪否邪此論
是邪非邪大觀真識之儒不惑世俗鄙謬之論

者皆足以辯之矣不意明達物理之人能以推
明孔子之道而反自失其真如此使予無復
望於斯世之儒豈不爲可歎哉今人曰但世
之言五行亦有奇中者故不耐何信之遂爲
說曰知人本無姓名也苟定其姓與名焉他人
呼之必從而應之氣本無金木水火土之名也
今人一定其名則其氣隨而應之謂氣有神應
然矣嗟乎今人之迷何至此極也蓋今之人欲
附會於世俗之論而不得強爲此以自解也不

自知其陷於怪謬誣妄之歸矣夫人也氣成形體而具神識者也故呼其名而能應之不知五行之氣亦有形體如人之知識否邪依附草木人言嘯梁如鬼物之作崇否邪不知甲乙之日木之神氣主之而水土金火之氣遂能退避相遜邪抑有所管轄分定而不敢越其職邪不知人定其名彼何以自知其為金為木為水為火為土而即順應邪此恐決不能然矣今人所謂世之言五行有奇中者此何足異哉蓋多言而

能中耳予嘗謂不用五行能亦奇中試以士人舉進士者十人今據其文學體貌而懸斷之指某日後日官至其官中間履歷平順坎險隨意而道指某曰何如何指某曰何如何他日驗之必有三四中者且亦有一二奇中者何也此皆仕人之所必有者若以為白日飛昇則無能驗之矣不中者人不傳之矣中者必傳之以為神然則假五行而奇中者何以異此大抵神道設教古聖人卜筮之微意也然於大道無所

聞闡蝕至於五行星命範圍皇極筭術足以壞
亂仲尼純正之道不可一日容之以惑世可也
始聞之古人曰陰陽升降一歲寒暑之候信而
守之不復疑矣頃年以來仰觀俯察考見日躔
之次遠極而寒近極而暑又知所謂升降者非
無待而然若有所驅迫不得已之勢故為說曰
四時寒暑其機由日之進退氣不得而專焉蓋
寒暑氣之用日進退以成寒暑者氣之機非日
專以日故而離絕於陰陽也今人曰寒暑之運

乃二氣自為之日不得與予實感之謂二氣能
自為之何不脫然自為運行胡乃遠日而冬近
日而夏中於日而春秋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略不相背乎此儒者之學在所必講所必致思
而不可徒然習矣而不察者也嘗考之曆家矣
其曰日躔某次立春某次立秋某次大寒某次
小暑如持左券不爽毫釐豈非日有進退而氣
之在兩間者為所驅而變耶何也日真火也陽
之精也太虛之中間皆氣上為日火所爍則蒸

然而暖地氣亦由此而達故日近北極而暑生焉及夫立秋之後日漸南退暑亦漸消太虛清冽之氣日漸以盛故日至牽牛而寒生焉曆家所謂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者此之謂也今之人曰日者衆陽之宗陽氣會於日故炎陽氣日升地氣日進陰寒之氣上逼於天故不能炎信如此則溽天之下同此一氣熱則同熱寒則同寒可矣何天地之中向南偏熱向北偏寒又何至南有不識霜雪之人北有不消冰

雪之地此其故何耶不過日之行有遠近氣有及不及之殊耳故曰四時寒暑其機由之進退氣不得而專焉者此也今人又曰日次極中而春秋矣何春生而秋殺此理之易見在所不必疑者何也日躔極中春秋以分使日恒居此則氣恒清和惟其有漸南漸北之殊故爲寒暑而成生殺耳且夫天地生意原無一時休息謂春生秋殺舉其大略亦非至論謂春專生何二月靡草死三月蕤麥黃春不亦殺物耶謂秋專殺

何八月種菘九月種麥秋不亦生物耶謂冬乃閉塞何并有氣地上有野馬網縕而雪霰降不謂陰陽之和而然與此足以驗氣流行生物不休但日遠生寒故致物有生殺耳此皆前人未之辨者今人又曰陽用事則日進而北陰用事則日退而南由是言之則日之進退不惟不能主乎寒暑亦且不能自主而惟統於陰陽耳日果如此則大寒大暑之機非日之所得與無疑矣而又何辯果然耶否耶

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一續又三年一閏者二繼以兩年一閏者一如是經七閏然後天日月相會之氣朔無欠無餘是為一章所謂兩年一閏即五歲再閏之說也又曆家必於三十三月左右方置一閏然補前借後必各得一月之半則後月節氣乃在此月之中而中氣不在其月於是乎閏在矣是固天然恰會當此之閏非人可移前徙後強置之於所不當之月也然則先儒所謂置一閏而

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此固可通而謂置
兩閏不足則借下之日以終數者於法窒矣按
先儒倡借下終數之說由人誤認三年一閏之
後即繼以兩年一閏之文也

中國月之哉生明必於初二或初三日而西域
有尋斯干城於中國之朔夕月即見於西南中
國生明之夕月去地纔一合許而交州遇生夕
月已在天之中心此豈里差之所致耶然史載
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廻萬餘里於彼國

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然則又何也里差乃占
步之一法猶所謂歲差云爾

小滿四月中謂之天氣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
月節讀種如種類之種種有芒者麥也至是當
熟矣又云芒種五月節者謂麥至是而始可收
稻過是而不可種矣古人名節之意所以告農
候之早晚也

王充論衡充曰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蠱相
勝服其驗何也曰寅木也其禽虎戌土也其禽

犬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服亥水也其禽豕巳火也其禽蛇子亦水也其禽鼠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尿而服脹然亦有不相勝者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畏鼠者也嚙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

猴何故畏鼠也戊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十二辰之禽以氣性相克則尤不相應大凡含血之蟲相服至於相食者以齒牙頓利筋力優劣自相勝服也

稱天皇地皇人皇各一萬八千歲蓋本皇極經世書云一萬八千歲而天開于子又一萬八千歲地闢于丑又一萬八千歲而人生于寅此卽三皇之歲數而本紀乃附會爲之耳經世蓋自古相傳之數也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為月忌凡事必避之說不經後見衛道夫云聞前輩謂此三日即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為君象故民庶不可用

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入地三十六度皆以

地盡處豈之今南乃入十二度至蘇殆十五度南

之南北之北視此九州不啻各有三之二海內之小可知然二極如許二十八舍何以只臨內九州又崑崙為數度之中四際相若亦應近此即佛氏所度亦未可懸訣為誕又五里有鄧老宣德中下西洋為予言歷數國至極遠處仰視三光大小次第一切與中國不異斗柄只如此

予又知舊以二十八宿只隸內九州者殊非月下于日如人下于月

郭守敬說古日舒長今日漸促此義在度數之外無傷也不可以語泥者每百年短一分也粥

熊曰運轉死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

元之授時曆逆之前千載不差而順之四十年已爽三度大統曆法即用授時特改大陰行度耳

或謂雷形似斧此倒言也先王制器尚象正斧取象於雷耳

文文山贈朱斗南序甲巳之年生月丙寅甲巳
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極於七
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一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
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
四百二十而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九州戶
有至千四五百萬或千七八百萬而荒服之外
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未可量而其所得
四柱皆不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今人
閭巷閭固有四柱皆同而禍福全不相似者以

耳目所接推之常有一二則耳目之所不接者
安知其非千非百而命亦難乎斷矣五十一萬
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期中人生姑以百
歲爲率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
四有竒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宇宙
民物之衆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不厚誣而
星辰之向背日月之遠近東西南北天地之氣
所受各有淺深則命之布於十二時者不害其
同而吉凶壽夭變化交錯正自不等譬之生物

松一類也竹一本也或千或萬同時受氣然其
後榮者枯者長者短者曲者直者被斧斤者歷
落而傲年歲者其所遭遇了然不侔夫命之同
有矣而其所到豈必盡同哉此三命之所以推
有十有一耀之說也

嘗攷易䷗稽覽圖京氏以坎離震兌四正卦爲
方伯監司之官每卦一爻統兩卦半兩爻統五
卦成一月六爻統十五卦分爲六氣成三月爲
一時一年十二月有十二中氣則置十二公卦

以王之併辟侯卿大夫凡六十卦每爻別主一
日凡三百六十日余有五十四日四分日之一每日
分爲八十分分起於夜半五日分爲四百分四
分日之一又爲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
二卦別各得七分而氣盈朔虛十九年一章七
置閏之法靡有不合以一歲言之冬至冬起於
中孚初爻大雪終於頤之上爻亦靡有差惑說
者謂義和曆法本之先天之易京氏卦氣本之
後天之易故與洛下閎曆數相通宜有之曆家

有章部紀元四法邵子皇極經世因之爲元會
運世曆家十九章四章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紀
三紀爲一元通記四千五百六十年皇極經世
之數元於一會於三百六十故一元十二會爲
三百六十運一會三十運爲三百六十世一世
三十年爲三百六十月一月三十日爲三百六
十時一日十二時爲三百六十分卦以掛一爲
序起於泰終於明夷每卦六爻共得一千五百
三十六爻爻以四爲用凡一運一世一年一月

十日一時皆得四爻則三百六十數得一千四
百四十爻分爲二十四氣每氣減閏四爻而一
千五百三十六爻二百五十六卦爲一周矣其
於曆數亦靡有不合但通以其年數計之三十
年爲一世十二世爲一運三十運爲一會十二
會爲一元通計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又謂天開
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至戌而人物消盡天
地又復混沌是以一時當一會計一萬八百年
矣且自堯至今僅三千六百余年而必曰天開

之後必一萬八百年而後人生何是遼濶若是
耶曰寅則人物始生者取日出爲晝之義戌則
人物消盡者取日入爲夜之義其天地混沌止
留水火僅在亥一時而已至子丑而天地又復
開闢斯取晦明生死之義也

五行之生惟金生水爲難明蓋五金何能生水
殊不知金爲氣母在天爲星在地爲石星爲氣
之精石爲氣之形水生於氣之聚也天地之氣
交則石生雲而星降雨矣故有雨之夜星不見

焉又按天文志以星動搖而爲風雨之候石精
潤而爲雨水之應此非金生水而氣化之義歟
五行以氣為主是以五行之序以金爲首也

正月解凍水 二月白蘋水 三月桃花水 四月瓜
蔓水 五月麥黃水 六月山礬水 七月豆花水 八
月荻苗水 九月霜降水 十月復槽水 十一月走
凌水 十二月感凌水 見九州記

春秋說題曰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
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京房易

候測曰十日一雨歲凡三十六雨以爲時若之
應據說題之一年止得二十八雨一月四雨則
又爲四十八雨矣或有差訛不同其數也姑存
俟知者

五星二十八宿皆有異名不可枚舉聊述知者
一二集解其義錄出以俟知木星故曰歲星張
衡復名曰攝提曰重曰應星紀星蓋以木乃東
方之精蒼帝之子故用東方之星宿名之耳惟
火星止曰熒惑土星本曰鎮星張衡復名曰地

候一以土義名之耳金曰旣星太白詩又曰啓
明曰長庚蓋以先日而見謂之啓明後日而沒
謂之長庚又昏見於西方西方庚位故名耳雅
又謂明星亦此意也張衡云金乃白帝之子總
有十三名曰太皞曰梁星以其位西也又曰將
軍以其形最大也水星曰辰星北方屬水之故
張衡又有數名角亢二星爾雅謂之壽星以其
長於列宿數起於此也氐曰天根爾雅解曰角
亢下繫於氐猶水之有根也故國語曰天根見

而水涸房曰天駟天閑以主馬也國語曰農祥

晨正以立春之日房晨見之農有事也然房心尾三星總

而名之大辰案左傳昭公十七年宋曰大辰之

墟蓋以正屬房心二星故耳郭璞又曰龍星明

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心星一名三星具體而

言也故詩曰三星在天註心宿一名大火以三

星之中最明之故詩七月流火之註云大火西

流星也箕星詩亦稱為南箕又箕斗總名曰漢

津蓋箕乃龍尾斗為南斗乃天漢之津梁故云

牛星一名牽牛爾雅又名星紀郭璞曰牽牛中

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又名河鼓

荆楚人呼為擔鼓擔前也女星一名漚女漚女

之卑者也以織婦女工之卑故名石氏又名婺

女虛曰玄枵蓋玄乃黑色虛位正北故云枵之

猶言耗也耗亦虛意又曰顓頊顓頊旭也亦以

木德位北之意又曰北陸國語曰天龜故左氏

疏曰天龜玄枵別名也室星詩稱營室爾雅謂

之定郭璞曰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為正詩

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是也壁曰東壁又營室東壁總名娥觜之口蓋以室四星相對四方如口之故娥觜亦名豕韋春秋十八年歲在豕韋是也奎婁爾雅曰降婁以奎主溝瀆之事故名降昴一名大梁一名西陸皆以屬西方之故別名旄頭以其主胡也又石留史記索隱曰留昴也畢星詩稱天畢爾雅謂之濁郭璞曰或呼為濁以星形名也參星中央參伐甘氏名鉄鉞主殺伐義也井名東井以其義也鬼為榆鬼以義

名之也柳謂之味郭璞註曰味朱鳥之口也按左傳襄公九年味為鶉火疏曰柳謂之味鳥口也又名鶉火蓋鶉鳥名火朱乃火色皆屬南方故也此外無別名者固不贅矣或有別名而難解者亦不敢錄出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經名不可以理會也如宋中興志以參為大辰不知參伐乃大辰也然參伐甘氏名為大辰已不可解况又轉而他耶姑紀一以證至於五星時或散變而為妖星則有三十九名此異也不是書

也

歲者說文曰本星以其歲行一次故曰歲而字之從步也律曆書名五星為五步是也年者說文曰穀熟也取其穀熟一番曰年故字從禾禮記疏云漢初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前漢之末以雨水為二月中驚蟄為二月節七十二候見於周公時訓後魏始載於曆 國初曆其式與今不同有襲盭時受封祭祀求福求醫治病乘船渡水登高履險收斂貨財等件通者

曰宜不通者曰忌紀年由洪武元年以前書吳元年遡上只書甲子平行不用年號

伏者藏也庚金伏於夏火之下故曰伏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四庚為中伏該第五庚為末伏不知越之而立秋後初庚為末伏夫既秋矣又何謂之伏耶史記註以始皇置伏又云穆公以是占之

夫寒暑以時會言雪水以天地言此以芒種易大滿者因時物兼人事以立義也蓋有芒之種

國憲家範 三卷
上穀至此已長人當效勤矣節物至此時小得
盈滿意故以芒種易大滿耳

冬至十一月中終歲之氣至此而極也蚯蚓結
六陰寒極之時蚯蚓交相結而如繩也糜角解
說見鹿角解下水泉動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
生而動今一陽初生故云耳

小寒十二月節月初寒尚小故云月半則大矣

鴈北鄉去聲鄉向導之義二陽之候鴈將北飛而

回今則鄉北飛之至立春後方始矣命曰鄉

之先故也鵲始巢喜鵲也鵲巢之門每向太歲

冬至天元之始至後二陽已得來年之節氣鵲

遂可為巢知所向也雉音姪雉文明之禽陽鳥

也雌雄之同鳴也感於陽而後有聲

大寒十二月中解前鷄乳乳育也馬氏曰鷄木

畜麗於陽而有形故乳在立春節也征鳥厲疾

征伐也殺代之鳥乃鷹隼之屬至此而猛厲迅

疾已水澤腹堅陳氏曰冰之初凝水面而已至

此則徹上下皆凝故云腹堅腹猶內也

曰鳩化爲鷹秋時也此言鷹化爲鳩春時也以
生育肅殺氣盛故鷲鳥感之而變耳孔氏曰化
者反歸舊形之謂故鷹化爲鳩鳩復化爲鷹如
田鼠化爲鴽則鴽又化爲田鼠若腐草爲螢鳩
爲蜃爵爲蛤皆不言化是不再復本形者也

春分二月中分者半也此當九十日之半故謂
之分秋同義夏冬不言分者蓋天地間二氣而
已方氏曰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故春
爲陽中而仲月之節爲春分正陰陽適中故晝

夜無長短云玄鳥至玄鳥燕也高誘曰春分而
來秋分而去也雷乃發聲陰陽相薄爲雷至此
四陽漸盛猶有陰焉則相薄乃發聲矣乃者韻
會曰象氣出之難也註疏曰發猶出也始電電
陽光也四陽盛長值氣泄時而光生焉故曆解
曰凡聲陽也光亦陽也易曰雷電合而章公羊
傳曰電者雷光是也徐氏曰雷陽電陰非也蓋
盛夏無雷之時電亦有之可見矣

清明三月節按國語曰時有八風曆獨指清明

風爲三月節此風屬巽故也萬物齊乎巽物至此時皆以絜齊而清明矣桐始華桐木名有三種華而不實者曰白桐爾雅所謂榮桐木是也皮青而結實者曰梧桐一曰青桐淮南子曰梧桐斷角是也生於山崗子大而有油者油桐毛詩所謂梧桐不生山崗者是也今始華者乃白桐耳按埤雅桐木知日月閏年每一枝生十二葉與天地合氣者也今造琴瑟者以花桐木是知桐爲白桐也田鼠化爲鴛音如按爾雅註曰鼯

鼠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謂之曰鴛母蓋青州呼鷓音安鴛爲鴛母

鮑

立春正月節立建始也五行之氣往者過來者續於此而春木之氣始至故謂之立也立夏秋冬同東風解凍凍結於冬遇春風而解散不曰春而曰東者呂氏春秋曰東方屬木木火母也火氣溫故解凍蟄虫始振蟄藏也振動也密藏之虫因氣至而皆蘇動之矣鮑氏曰動而未出

至二月乃大驚而走也魚陟負冰陟升也魚當
盛寒伏水底而逐煖至正月陽氣至則上遊而
近冰故曰負

去聲雨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屬木然生木者

必水也故立春後繼之雨水且東風既解凍則
散而為雨水矣獺祭魚獺一名水狗賊魚者也

祭魚取魚以祭天也所謂豺獺之報本歲始而

魚上遊則獺初取以祭徐氏曰獺祭圓鋪圓者

水象也豺祭方鋪方者金象也候鴈北書作鴻

北雁知時之鳥熱歸塞北寒來江南沙漠乃其

居也孟春陽氣既達候鴈自彭蠡而北矣草木

萌動天地之氣交而為泰故草木萌生發動矣

驚蟄二月節夏小正曰正月啓蟄言發蟄也萬

物出乎震為雷故曰驚蟄是蟄虫驚而出走矣

桃始華呂氏春秋桃李華桃菜名花色紅是月始開倉

庚鳴庚亦作鷓黃鷓也詩所謂有鳴倉庚是也

章龜經曰倉清也庚新也感春陽清新之氣而

初出故名其名最多詩云黃鳥齊人謂之搏黍

又謂之黃袍僧家謂之金衣公子其色鶩黑而黃又名鶩黃諺曰黃栗留黃鶩鶩兒皆一種也鷹化爲鳩鷹鷲鳥也鷓鴣之屬鳩即今之布穀章龜經曰仲春之時林木茂盛又啄尚柔不能捕鳥瞪目忍飢如痴而化故名曰鳴鳩王制

氏曰鼠陰類鴛陽類陽氣盛故化爲鴛蓋陰爲陽所化也虹始見去聲虹虹蜺也詩所謂螭蜺俗謂之蜺也註疏曰是陰陽交會之氣故先儒以爲雲薄漏日照雨滴則虹生焉今以水嚶自

自側視之則暈爲虹未子曰日與雨交倏然成質陰陽不當交而交者天地淫氣也虹爲雄色赤白蜺爲雌色青白然二字皆從虫說文曰似螭蜺狀諸書又云嘗見虹入溪飲水其首如馬恐天地間亦有此種物也但虹氣似之借名也穀雨三月中自雨水後土膏脉動今又雨其穀於水也雨讀作去聲如雨我公田之雨蓋穀以此時播種自上而下也故說文云雨本去聲今風雨之雨在上聲雨下之雨在去聲也萍始生

萍水草也與水相平故曰萍漂流隨風故又曰漂曆解曰萍陰物靜以承陽也鳴鳩拂其羽鳩即鷹所化者布穀也拂過擊也本草云拂羽飛而翼拍其身氣使然也蓋當三月之時趨農急矣鳩乃追逐而鳴鼓羽直刺上飛故俗稱布穀戴勝降於桑戴勝一名戴鴛爾雅註曰頭上有勝毛此時恒在于桑蓋蚕將生之候矣言降者重之若天而下亦氣使之然也

立夏四月節立字解見春夏假也物至此時皆

假大也螻蛄鳴螻蛄小虫生穴土中好夜出今人謂之土狗是也一名螻蛄一名碩鼠一名螻蛄

音解各地方言之不同也淮南子曰螻蛄名丘蟪

出陰氣始而二物應之夏小正三月穀則鳴是

也且有五能不能成一技飛不能過屋緣不能

窮木泅不能渡谷穴不能復身走不能先人故

說文稱鼯爲五夜之鼠古今註又以螻蛄名鼯鼠

可知埤雅本草似以爲臭虫陸德明鄭康成以

爲蛙皆非也蚯蚓出蚯蚓即地龍也一名曲蟪曆解

曰陰而屈者乘陽而伸見也王瓜生圖經云王瓜處處有之生平野田宅及墻垣葉似栝樓烏藥圓无了缺有毛如刺蔓生五月開黃花黃下結子如彈丸生青熟赤根似葛細而多糝又名土瓜一名落鷓瓜今藥中所用也禮記鄭玄註曰即葷摯本草作菝葜陶隱居以辯其謬謂菝葜自有本條殊不知王瓜亦有本條先儒當時如不檢書而謾言者可咲

小滿四月中小滿者物至於此小得盈滿苦菜

秀埤雅以茶為苦菜毛詩曰誰為荼苦茶即茶也故韻

今茶註是也鮑氏曰感火之氣而苦味成爾雅本作茶

曰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此

苦菜宜言英也蔡邕月令以謂苦蔓菜非靡草

死鄭康成鮑景翔皆云靡菜葶藶之屬禮記註

曰草之枝葉而靡細者方氏曰凡物感陽而生

者則彊而立感陰而生者柔而靡謂之靡草則

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麥秋至者百

穀成熟之期此於時雖夏於麥則秋故云麥秋

也

芒種五月節謂有芒之種穀可稼種去聲矣螳螂
 捕蟬而食故又名殺虫曰天馬言其飛捷如馬
 也曰斧虫以前二足如斧也尚名不一各隨其
 地而稱之深秋生子於林木間一殼百子至此
 時則破殼而出藥中桑螵蛸是也音始鳴鴟
 百勞也本草作博勞朱子孟註曰博勞惡聲之
 鳥蓋梟類也曹子建惡鳥論百勞以五月鳴其

聲鴟鴞然故以之立名似俗稱濁温故埤雅禽

經註云伯勞不能翱翔直飛而已毛詩曰七月

鳴鴟蓋周七月夏五月也反舌無聲諸書以為

百舌鳥以其能反復其舌故名特註疏以為蝦

蟾蓋蛙屬之舌尖向內故名之今辨其非者以

其此時正鳴不知失考也易通卦驗丹鉛餘錄

俱即名為蝦蟇無聲若以五月正鳴殊不知初

旬見形後形亦蔽矣陳氏曰螳螂鳴皆陰類感

微陰而或生或鳴反舌感陽而發遇微陰而無

至至極也温熱之風至此而極矣蟋音蟀率音居

壁一名蝥音拱一名蜻蜒即今之促織也禮記註

曰生土中此時羽翼稍成居穴之壁至七月則

遠飛而在野矣盖肅殺之氣初生則在穴感之

深則在野而閉鷹始擊禮記作鷹乃學習擊搏擊也應

氏曰殺氣未肅鷙猛之鳥始習於擊迎殺氣也

大暑六月中解見小暑腐草為螢曰丹良曰丹

鳥曰夜光曰宵燭皆螢之别名離明之極則幽

陰至微之物亦化而為明也詩曰熠燿宵行

亦存也形如米虫尾亦有火不言化者不復原

形解見前土潤溽溽暑溽濕也土之氣潤故蒸

鬱而為濕暑俗稱齷齪熱是也大兩時行前候

濕暑之氣蒸鬱今候則大雨時行以退暑也

立秋七月節立字解見春秋摯也物於此而摯

歛也涼風至禮記作青風至西方凄清之風曰涼風温

變而涼氣始肅也周語曰火見而清風解寒是

也白露降大雨之後清涼風來而天氣下降茫

茫而白者尚未凝珠故曰白露降示秋金之白

色也寒蟬鳴寒蟬爾雅曰寒蜩蟬小而青紫者
馬氏曰物生於暑者其聲變之矣

處暑七月中處止也暑氣至此而止矣鷹乃祭
鳥鷹義禽也秋令屬金五行爲義金氣肅殺鷹
感其氣始捕擊諸鳥然必先祭之猶人飲食祭
先代爲之者也不擊有胎之禽故謂之義天地
始肅秋者陰之始故曰天地始肅木乃登禾者
穀連藁秸之總名又稻秫苽梁之屬皆禾也成
熟曰登

白露八月節屬金金色白陰氣漸重露凝而白
也鴻雁南子鴻來鴻大雁小自北而來南也不

謂南鄉非其居耳詳見雨水節下玄鳥歸去鳥

解見前此時自南而往北也燕乃北方之鳥故

曰歸群鳥養羞淮南子作三人以上爲衆三獸

以上爲群群者衆也禮記註曰羞者所美之食
養羞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秋分八月中解見春分雷始收聲鮑氏曰雷二
月陽中發聲八月陰中收聲入地則萬物隨入

也蟄虫坏音培戶淘瓦之泥曰坏細泥也按禮記

註曰坏益其蟄穴之戶使通明處稍小至寒甚

乃瑾塞之也水始涸禮記註曰水本氣之所為

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也

寒露九月節露氣寒冷將凝結也鴻雁來賓鴈

以仲秋先至者為主季秋後至者為賓通書作

來賓賓水際也亦通雀入大水為蛤雀小鳥也

其類不一此為黃雀大水海也國語云雀入大

海為蛤蓋寒風嚴肅多入於海變之為蛤此飛

物化為潛物也蛤蚌屬此小者也菊有黃花草

本皆華於陽獨菊化於陰故言有桃桐之花皆

不言色而獨菊言者其色正應季秋土甲之

定年歌九年二月半便是正月一謂前九年二

月十五即今年正月初一日也共九十七箇半

月計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子轉四十八周

又歌云要知明歲之春分相衝對食謂前九年

甲子日春分甲食丙子衝午即丙午日春分二

十四氣亦倣此○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

巳戊食庚巳食辛庚食壬辛食癸壬食甲癸食
乙衝則子丑寅卯辰巳衝午未申酉戌亥

逢庚則變遇甲方晴或云逢庚隻變遇甲雙晴
蓋逢庚於隻日則變遇甲於雙日則晴

地螺或有子午正針或用于子午丙壬間縫針天
地南北之正當用于子午或謂今江南地偏難用
子午之正故以丙壬察之古者測日景於洛陽
以其天地之中也然有於其外縣陽城之地地
少偏則難正用亦自有理

僧家所謂戒臘者謂

禁足結夏自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終西
方結夏之時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為其人解夏
之後以蠟人為驗輕重無差即與念定而無忘
想者血氣耗散必輕於蠟人矣湯潮美作本然
僧塔名寫作伏臘之臘蓋未詳此義也
子為陽之始午為陰之始以甲加子數至午加
丑數至未午上得庚未上得辛謂之陰索陰又
以甲加午數至子加未數至丑亦得庚午謂之

陰配陽此納午數也從甲至庚凡七七爲西索
皇之氣故甲子乙丑皆爲金而三爲火九爲木
一爲土五爲水此謂納音也但數其干不數其
支其源蓋出六十律旋宮法也一律合五音十
二律合六十音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
酉雞戌犬亥豬爲十二相屬前輩俱未有明所
以取義者余向見日家璩公選云子寅辰午申戌
俱陽故取相屬之奇數以爲名鼠五指虎五指

龍五指馬單蹄猴五指狗五指丑卯巳未酉亥
俱陰故取相屬之偶數以爲名牛四爪兔兩爪
蛇雙舌羊四爪雞四爪猪四爪其說極有理

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楊文鑑言曆日
六十甲子外更留二十年太宗以爲支干相承
雖止於六十本命之初却從一歲起首並不見
當生紀年俱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
願之人猶見本年號令司天議之司天請如上
旨印造新曆頒行

六十甲子有納鮮原其意蓋六十律旋相為宮
 法也一律合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
 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錯相
 而生變化所謂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
 行傳於火火傳於土土傳於金金傳於水所謂
 音始於西方者五音始於金左旋傳於火火傳
 於木木傳於水水傳於土納音與而終於易納
 甲同法乾納甲而坤
納癸癸始於乾坤納音始於
 金金乾也終於土土坤也 納音之法同類娶
 妻隔八生子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
 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

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

子金之仲黃鍾同位娶乙丑大呂之商同位謂

類也皆倣此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則生夷之商

則下也下皆倣此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呂隔八上生之

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終若只以陽

兼妻言之則順傳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律呂隔八下

坐戊子火之仲黃鍾之徵金三元終也戊子娶巳

丑大呂生丙申火之孟夷則生甲辰火之季姑

之徵甲辰娶乙巳仲呂生壬子木之仲黃鍾之角

之徵甲辰娶乙巳仲呂生壬子木之仲黃鍾之角

則左行傳 如是左行至於丁巳仲呂之宮五音

于東方木 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

如甲子之法終於癸亥 謂姪賓娶林鍾上生太簇之類 至於巳

為陽故自黃鍾至于仲呂皆下生自午至于亥

為陰故自林鍾至于應鍾皆上生於樂論敘之

甚詳此不復紀 甲子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

為律皆下生甲午乙未為陽呂呂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一紀也

曆日中治水龍數乃自元日之後逢辰為支即

是得寅卯在六日為豐年之兆

一九至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吃水如

蜜汁四九三十六爭向露中宿五九四十五樹

頭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不入寺七九六十

三夜眠尋被單八九七十二被單添夾被九九

八十一家家打炭壑冬至後云一九二九相逢

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簞栗四九三十六

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

十四貧兒爭志氣七九六十三布襪兩襪八

九七十二貓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爬一齊

出

唐六典述五行有命祿驛馬並河之日人多不
 曉並河之義余在鄜延見安南行營諸將閱兵
 馬藉有稱過范河損失問其何謂范河乃越人
 謂淖沙為范河北人謂之活沙人馬履之百步
 之外皆動瀕瀕然如人行幙上其下足處雖甚
 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駝車應時皆沒至有數
 百人平陷無孑遺者或謂此即流沙也又謂沙
 隨風流謂之流沙並字書亦作塗蒲濫反按古文

塗深塗也術書有並河者蓋謂陷運如今之空
 亡也

假令甲子歲立春甲為干其色青用青為牛頭
 子為支其色黑為身納音金其色白白為腹丙
 寅日立春丙為干其色赤用赤為角耳尾寅為
 支其色青用青為脛腹納音是火其色赤為蹄
 大率丙丁戊巳皆雪日 凡遇戊午巳未日天
 必變雷或遇亢避二宿直日則可免
 吳諺正月逢三亥湖田變成海

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珠貝
青地綠紋謂之緩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
疾珠明目緩消氣障霞伏蛆虫

書云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是一歲三百六十有六日今以每歲十二月
計之只三百六十又有小盡不與焉世南嘗以
此問學者所對皆未精切其說當以今歲立春
數至來歲立春恰三百六十又六日以時刻三
百六十有
奇筭之實五
日零三時世南始得其說未以為然取百中

經試加稽考殊無差者蓋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言其凡也其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一歲云者自今歲冬
至數至明年冬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奇三時
所奇三時即四分日之一歲也若以十二月計
之不滿三百六十者日有小盡又積其餘五度
有奇合之置閏其所以小盡有閏月者以月行
速二十七日有奇已周天進三十度與日合朔
之際即為一月凡一歲十二月合朔故曰十二

月若論暮之一當以氣周斷不當以十二月斷也

二十八宿分屬 國朝之郡縣角屬河南之開
汝亢如之氏屬汝尾屬北直隸之順河真保永
隆萬箕屬順河保斗屬南京之應天鳳蘇松常
鎮廬安大寧池徽廣和滁陽淮浙江之杭嘉處
湖溫江西之吉瑞袁臨撫建南康廣饒南昌南
安贛九江牛屬中都之揚淮江西之九江浙江
之溫湖嚴金衢紹寧台福建之福泉延汀興邵

漳廣東之廣湖南肇高雷瓊廣西之梧女屬廣
東之廣南肇高雷瓊惠福建之建福泉延汀興
邵漳浙江之溫嚴金衢紹寧台廣西之梧虛山
東之青濟登萊東昌室山東之東昌北直隸之
大名河南之彰衛懷璧屬北直隸之大名河南
之彰衛懷奎屬兗州婁如之昴屬北直隸之順
德廣平真保定山西之大同畢屬北直隸之真
保山西之大同甯屬山西之平澤四川之松潘
壘溪參屬山西之平潞澤汾遼大原貴州四川

之順慶松潘壘溪井屬貴州普安四川之成都
保寧敘潼眉嘉瀘雅永龍順慶天金陝西之西
鳳漢平鞏臨慶延寧洮文雲南之臨楚徵曲武
山西之大遼解鬼屬陝西之西鳳漢平鞏臨洮
文四川之馬雲南之臨楚徵曲武貴州之普安
柳屬河南一府星屬貴州之銅仁張屬河南之
南陽翼屬貴州之黎平廣西之平南慶潯柳桂
廣西之廉四川之夔湖廣之郴安沔永辰常衡
長岳荆黃德襄武陝西之漢中軫屬四川之平

夔陝西之漢湖廣之靖武襄德黃荆岳長衡常
辰永沔安 廣東之廉廣西之 柳平慶予觀
分野之說如上所屬有一星而屬數府有二星
而共屬一府者况中國則有屬東夷朔方西域
俱無屬或星在南而屬在北星在東而屬在西
其理殊不可解

古人制尺以調律累黍以定尺然隨代變易訖
無定準漢志云律本起於黃鍾之長以羊頭山
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黃鍾之長

蓋一黍約一分九十黍九寸律也此必上古以來有所傳授故歷代因之以定律尺之度周禮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又言桓圭九寸是周人以十寸爲尺矣故歷代以周尺爲古尺漢有劉歆銅斛尺蔡邕銅籥尺建武銅尺漢官尺魏杜夔尺晉田父玉尺梁表景尺晉史平古銅尺汲冢玉律尺錢樂之渾儀尺隋開皇水尺官尺後魏元延明尺梁劉曜土圭尺五代王朴律準尺宋和峴尺太府布帛尺

李照尺胡瑗阮逸尺由是觀之尺隨代更律隨尺異雖有慕古之君出而正之終然不能歸一豈非神理難詮器數易拘耶按晉荀勗依周禮制尺謂之晉前尺與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祖冲之銅尺汲冢玉律尺其度皆合隋意以其與周尺同因以校諸代之尺田父玉尺梁表尺加勗尺七釐漢官尺加勗三分三釐始平銅尺杜夔尺加勗四分渾儀尺加勗六分四釐蔡邕銅籥尺加勗一寸五分八釐元延明尺加勗五分

八毫開皇水尺加勗一寸八分六釐劉曜土圭尺加勗一寸五分夫史臣稱勗推考百代之法術極精密及阮咸聽其所造之樂則又以鍾律聲高樂音哀思及得始平古銅尺果長勗所造四分是豈可以勗所造獨是而諸代盡非乎宋仁宗朝詔丁度詳定鄧保信等所定律尺則以和峴之景表尺爲長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長二分比景尺短四分有奇胡阮保信及李照所用太府寺布帛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不可依

用然則鍾律尺度之中將何所據而爲定依乎夫噐有形易拘者也聲無形而難調者也以爲校忝則忝有大小之異累有長廣之殊忝不可盡信矣以爲定於人之聲則喉有長短之不齊音有清濁之各異聲不可以盡依矣故歷代以來尺之長短杳無定準樂之高下茫無定聲擬議紛紛率莫能決如此嗟乎形質難均物情自然是以聖人制度立法存其大槩要在聰明察之爾今之制律者必曰累忝定尺亦無持循默

契之理予謂先守累黍之法以爲律尺大分資
藉之地後參古人耳聽心會之術以爲考聲命
尺之本庶幾所謂元聲者必於此而得之不然
止據區區累黍之法以爲定尺之要恐未免毫
釐之差遂致千里之謬矣又何望夫夔曠之聞
域也哉

國憲家猷卷之十二

